

瑞典版《相约星期二》

Rowing Without Oars

无桨行舟

——一个渐冻人的临终日志

尤拉-卡林·林奎斯特 / 著 张怡 /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I712.4/220=2

2007

Rowing Without Oars

无桨行舟

—— 一个渐冻人的临终日志

尤拉-卡林·林奎斯特 / 著 张怡 /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桨行舟/(瑞典)林奎斯特著;张怡译.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07.9

书名原文:Rowing Without Oars
ISBN 978-7-5327-4337-7

I. 无... II. ①林...②张... III. 传记文学-瑞典-现代
IV. I 532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92460 号

Ulla-Carin Lindquist

Rowing Without Oars

Copyright © 2004 by Ulla-Carin Lindquist

The First Published by Norstedts, Sweden, in 2004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an Agency

图字:09-2006-443 号

无桨行舟 [瑞典]尤拉-卡林·林奎斯特/著 张怡/译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7.25 插页 2 字数 67,000

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,001—8,000 册

ISBN 978-7-5327-4337-7/I·2454

定价:18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缺页、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,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T: 021—56135113

谨以此书献给我所有亲爱的孩子们：

乌尔里卡、卡林、庞图斯和古斯塔夫

还有我的至爱——奥勒

衷心感谢艾娜·博格沃

谨以本译著纪念玛丽·内贝斯卡——她因肌萎缩性(脊髓)侧索硬化症于二〇〇三年十一月辞世。

这位伟大的女性勇敢无畏、生机勃勃并充满爱心地将生命走到了尽头。



芸芸众生，生生不息。从摇篮到坟墓，无一特例。

我就正在一步步走向坟墓。

这是一部关于我生命终结的故事。

这本书不是你所想象的回忆录。

它更是一本日志，记录了我的心路历程。当然，其中也不乏一些采访实录和实情实景的再现。

在我人到中年的时候，突然得了一种极其罕见的怪病——肌萎缩性（脊髓）侧索硬化（ALS），也就是人们俗称的渐冻人症。病魔突然袭击且来势汹汹，我毫无招架之力，慢慢成了一名渐冻人，似乎只剩“死路”一条！此病无药可治更谈不上自身康复了。

一年前我还是电视台的全职记者。可现在却连自己吃饭、走路、洗澡都要人帮忙。

一想到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东西我都无缘享受，内中就如万箭穿心一般难受。扔下我的四个孩子更是叫我肝肠寸断。

可当时有幸经历的点点滴滴又让我无比欣慰。我们家每天都会数次传出阵阵欢声笑语。

这听起来很奇怪，不是吗？

二〇〇四年一月

小船上装着笨重的发动机。要想让它停靠在岸边东北走向的峭壁旁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这时奥勒冲我喊道：“关了发动机！我们划到码头去！”他的雨衣被迎面吹来的大风使劲向后拽扯着，鼓鼓的，犹如一个降落伞拴在他身后。

“好——”我赶紧回应，一把抓起了桨叶。这时一个巨浪沿着小岛那端打来，我一个趔趄又赶紧重新站好。

这时又一股强风袭来，我用尽全力划着。

可手中的桨叶重得灌了铅似的。

仿若凝固在水中。

一动也不动。

我又试了一次，手却从船桨上滑开了。

右手掌一阵灼烧感，我知道自己被桨叶弄伤了。

我实在划不动了！

“怎么搞的？你好像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！”

我又羞又气，眼泪都差点儿掉下来。一股窝囊废的感觉！

“快划呀！见鬼！”

幸好有他，我们终于靠岸了。

食物和酒都被装上一辆带轮车，我们好不容易把它推上了大坡。孩

子们高兴地跑到前面,拿食物去喂羊。

这时奥勒换了一种表情盯着我:“最近你怎么干什么都跟没劲儿似的?”

后来据他说,他在那一刻就意识到他老婆的身体出问题了。

祖母的双手在忙碌着。长长的手指上骨节突出，蚯蚓般的血管清晰可见，指节间的深纹也在跟着一动一动。这是一双虽然瘦削却强劲有力的手。

暖暖的阳光下，我正把洗好的白毛巾搭在拴在两棵松树间的绳子上。祖母那双劳作的手仿佛又出现在我眼前。整个小岛曝晒在太阳下，又闷又热！过几天可能要有一场暴风雨哩！到时闪电大作，连邻家的杯盘碗碟都能掀到地上去。我们家又要“暗无天日”啦！

今天的天气倒还不错，艳阳高照，九月里的这种小阳春天气能让人感受到置身于新希望的怀抱。

此刻的我哪里知道，自己孱弱的神经细胞正徘徊于毁灭的边缘。

它们的生命只能以秒来计算。

而我却无计可施！

晾衣绳上的衣夹经过日晒风吹已经变成灰色。要把洗好的床单平平整整地搭在绳上还真得花些力气。我的胳膊虽然可以像往常一样活动。也可以从一挡换到三挡，但得在中间停顿一下，好像这样可以减轻一点疼痛。可现在我的手连打开衣夹的劲儿都没有了！

什么都搞不定！我没有一点力气了！

事实上，我的拇指和食指之间似乎缺了什么，甚至连那块肌肉都没

有了！

它看上去就像祖母的手那样。一切都再明白不过了。

“喂，庞图斯病了！刚才幼儿园打来电话说他吐了。你快去把他接回来吧！”

“我？不行啊！我马上得上手术，是个烧伤病人。”

“可我就要直播了呀！还得准备好多东西呢！”

“手术室正在呼叫我。患者情况很严重。就这样吧。”他把电话挂断了。

播音台周围的一圈人都听到了我们的对话。

我们俩到底谁是“强者”？是手持手术器械掌握病人生死的外科大夫，还是握着话筒面对两百万观众的播音员？

我的编辑插嘴道：“没的选择了，是不是？”

有多少新闻播音员渴望进入这个全国重要的新闻栏目工作啊！

可我却不得不停下手头的工作，赶紧回家去照顾生病的儿子。

孩子们都还太小，我既要照顾他们又要出来工作，当然会和其他人一样疲惫不堪。

可能唯一的不同是我比她们睡眠时间更少！

在韦尔姆兰的妈妈看完节目后很吃惊地问我：“孩子，你今晚看起来好憔悴！怎么样？还忙得过来吗？”

在我主持重头节目的那段日子里，每天白天似乎都很漫长！六点一

过马上起床,洗澡,吹头发,保持自己的完美形象;接下来收听早间新闻,叫孩子们起床,煮粥,上网浏览资料,给孩子们穿衣服,送他们上幼儿园,再回到家,收拾床铺,然后步行去车站准备上班。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了!在车上我可以悠闲笃定地看看晨报上的评论专栏。如果碰上哪天评论内容不多的话,我还能有时间浏览一下文化版。要知道对我来讲这可是件够奢侈的事情!

从车站快步走到电视台大楼要二十五分钟。紧接下来是早上的例会,给人的感觉好像接受审判一样。“你为什么会用那样的方式来评价这条新闻?”这时我心里就会开始不安了:该不会我也挨批吧?这总是我最担心的事。

新闻像潮水般从印度尼西亚、莫斯科、诺尔彻平^①、松兹瓦尔^②、华盛顿、开普敦和国会向我们涌来。

飞快的节奏和形势的逆转让人招架不住。

“不行!根本通不过!一点儿新意都没有!返工!”新闻部的“铁娘子”,也是晚间新闻的编辑,正向一个记者尖声叫嚷,还把她那双穿着鳄鱼皮靴的双脚翘到桌面上。

外行听到我们的话可能会被吓到。但这正是我们这种职业所需要的语言,在我们的新闻世界里,备受折磨的受害人、战争伤员、无家可归者屡见不鲜,而行贿受贿、经济丑闻和对议院的质疑也比比皆是。

今天没什么让人开心的新闻,我刻意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夹克衫,里面

①② 瑞典东南部港市。

是米白色的真丝衬衫和珍珠配饰。至于腰部以下嘛，无所谓！反正它们也进入不了电视画面！

曾经在大街上碰到一个男子这么跟我说：“我原本以为你们是天天坐在轮椅上，节目一播完就会被推进一个小房间。”

哎！要是他知道我们在下面的这副“惨状”就再也不会这么讲了！

新闻标题，新闻综述，样样东西都必须以要命的速度搞定。事实要经过核查。专题要言简意赅，反复重写，甚至会被废弃不用，扔进字纸篓。新消息来了怎么办？重写！

一步跨上两个台阶。

“你千万别乘电梯去演播室。万一电梯半路出故障卡住怎么办？”

化妆师总是在有条不紊地做着一切：上底妆、扑粉、涂腮红、抹眼影，最后涂睫毛膏。

“莫斯科连线准备就绪了吗？”

片头旋律响起，红灯亮起，我们的直播节目开始了！

“先跳到下一个专题。莫斯科连线断掉了。”我的耳麦中传来“铁娘子”的低语。

晚上好！

我开始了即兴发挥。对于一名新闻播音员，这是必备的本领。

我们还真转换得不错！

这是个随时可接替得上的栏目。有观众打进电话来就约旦河西岸的

专题报道发表意见。

每晚回到家的时候,我勉强赶上给孩子们道声晚安。

“妈咪,”古斯塔夫缠着我说,“今天我吻了电视机里的你,可你没有回吻我呀!”

“噢,宝贝! 妈妈现在就吻你!”

“晚安!”

“晚安! 睡个好觉。”



终于回家了！在亚兰达机场，我感到自己好像认识周遭的每一个人！十一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再加上时差确实把我搞得迷迷糊糊的，但这里的大部分人看上去如此亲切，就像从我在韦尔姆兰的老家冒出来似的。

奥勒在旁边提醒我：“当然因为他们都是金头发的，哈哈！”

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，真正金发碧眼的人很少见。法国后裔一般会比法国人更具备法兰西特征：他们头发是黑色的，眼睛是深棕色的。

奥勒、我和孩子们有幸在那里生活过两年。

奥勒在一家市区医院为严重烧伤的病人做手术，我则在一所学校的医务所帮忙。那时的我要独立照顾四个孩子，还要积累足够的生活常识。

还记得我第一次在什布鲁克街上乘巴士，那是一条横穿全城的大街，巴士上所有的乘客都完全视我为不存在，这令我很吃惊。

我朝四周望了望，发现压根儿就没人注意我。我很快意识到我只是他们当中普普通通的一员。

现在我得有些不好意思地承认，我确实早已习惯了在斯德哥尔摩一上公共汽车就能被人们注意到，所以在蒙特利尔的“遭遇”就让我诧异万分了。

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自由可贵嘛！这也是一种全新的生活吧！

我告别了电视台播音员的工作,但我从来不曾后悔过! 虽然我是那么挚爱这份职业……